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0/PV. 18
3 October 1985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届会议

第十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10月2日星期三，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皮内斯先生 (西班牙)

嗣后：莫雷诺-萨尔塞多先生 (副主席) (菲律宾)

嗣后：德皮内斯先生 (主席) (西班牙)

—— 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讲话

—— 一般性辩论 [9] (续)

下列各位发了言：

雅各布·汗先生 (巴基斯坦)

赫努佩克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沙米尔先生 (以色列)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 C 2-750室）。

EXEMPLAIRES D'ARCHIVES

FILE COPY

A retourner / Return to Distribution C. 11

85-64104/A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上午 10 点 25 分开会。

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致词。

主席：现在大会将听取民主柬埔寨主席的发言。

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被引进大会会议厅。

主席：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邀请他向大会致词。

西哈努克主席：请允许我代表高棉人民和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到会的所有代表团团长和代表们表达我最诚挚的致敬和衷心的感谢，今天你们能到会，这表明你们相信联合国这一崇高的理想：争取公正、和平和自由，并支持被压迫人民和不公正的受害者的理想。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极为高兴地欢迎您被一致当选为第四十届联大的主席。同事们所做的这个选择，是对你的杰出的、应受到普遍尊重的人格，和对西班牙的不懈努力，其主权和为争取和平、公正和民主的西班牙人民的赞扬。

我高兴地回顾起柬埔寨和西班牙是在同一年即 1955 年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我们相信，由于你的丰富经验、智慧和才能，以及你对联合国及其《宪章》的承诺，在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本届会议将积极响应国际社会的希望，并能解决我们这个世界所面临的危害和平、安全和公正的重要问题。

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保罗·卢萨卡先生，他英明和杰出地完成了我们的工作，并为庆祝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作好了准备工作。

我也愿对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重申我们深切的敬意和巨大的感激之情，他杰出地进行了一些活动、提出了许多倡议，使联合国在缓和紧张局势，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过程中作出贡献，为了寻找到履行联合国公正决议的途径，他今年年初访问了东南亚，这表明了他一直努力公正和勇敢地行使其崇高的职责。 他的年

度报告和我有幸与他进行的谈话，对我来说，一直是鼓舞的源泉，秘书长本人作出了承诺，要继续寻求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各国人民的合作和谅解。

最后，我愿就本组织庆祝其四十周年的做法，表示敬意，联合国是任何组织都无法取代的，因为它代表了世界人民的良知，世界上只有在联合国大会里，各国不分大小，都能够作为正式会员国，自由地发表他们的看法，向国际社会提出他们的建议、抱怨和恐惧，而且当他们觉得本国的自由，甚至是他们的存在受到威胁之时，他们还能向国际社会提出呼吁。

联合国是一个有威望的讲坛，在这里，正义准能找到维护者。联合国通过的决议即使还没有物质方式来执行它们，仍有全球的道义意义，任何人都不敢轻易的对它挑战。敌视者为了面子也或多或少的作出体面和微妙的行动。

联合国仍然是被压迫人民的最终希望。联合国以耐心、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智慧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毫无疑问，我们衷心地希望联合国在我们不幸的柬埔寨问题上，也能取得成功。柬埔寨遭到一个帝国主义和更强大的邻国的袭击和侵略，我们一半以上的领土已经变成了殖民地。

联合国在1945年只有51个会员国，去年增加到159个会员国，在未来的年代里，这个数目将会超过。因此，我们可以有理由地谈论本组织的普遍性原则，我只想回顾柬埔寨自1955年以来就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而越南自1977年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去年，1984年5月31日，秘书长作了下列发言：

“我认为，联合国四十周年纪念日，又提供了一个机会……鼓励各会员国重新继续忠于《宪章》宗旨和原则……最后，但是，并不是最不重要的，请允许我表达我们真诚的希望，作出一切努力把85年变成和平、解决冲突、力行克制、国际合作和各国间友好的一年。这将是把周年变成庆祝活动的方式……这里，我首先指的是，令人恐惧的军备竞赛和几个长期悬而未决的冲突……”

但愿秘书长所表达的愿望在这一值得记忆的一年里变成现实。 我国代表团将尽力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并真诚地希望我们东面的敌人将表现同样的责任感和争取和谐和和平的同样的愿望。

在1985年1月10日的决议中，大会决定联合国四十周年的主题是“联合国谋求一个更好的世界，并希望85年将标志着为所有人民而实现永久的全球和平和正义、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进步和独立的纪元的起端。

最后，1985年4月11日联合国四十周年筹备委员会通过决定：

“一般辩论将向通常一样举行3个星期，从9月23日至10月11日，大家明确无误地了解到各国政府首脑所作的发言和这个期间各特使所做的发言，将被认为是庆祝活动的一部分。”

本届会议联合国的格言因此是“各国政府和人民把今年的纪念活动看成是重申他们忠于《宪章》的目标和原则的机会”。

10月24日将宣布1986年为“国际和平年”。 对高棉人民（最不幸的人民）来讲，这是多年来他们在无数的痛苦和屈辱中的最后一次呼吁。

然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支持越南反对我们人民的苏联必须同意表明他们 有资格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必须尊重联合国决议和《宪章》。 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我们人民的未来和其他人民的未来又将如何？我国人民和其他人民都是非正义的受害者。 那么世界和平的前景又将如何？世界和平是所有人民的最大希望。

我们高棉人从来不隐瞒我们迫切的期望寻找一个公平和体面的政治解决办法，来解决我们与我们的越南邻国的分歧和他们在金边的高棉傀儡的分歧。

最近，我们的东南亚联盟的朋友（我要向他们的善意致敬）在我们联合政府的支持下，建议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进行可能的对话，并且金边的高棉当局有可能派代表参加河内的代表团。 我们的倡议和我们东盟朋友的倡议完全被拒绝了。

越南和其在金边的保护人在苏联的支持下，拒绝了一切我们提出的，特别是我1983年和1984年在联合国发言中所提出的争取和平、和解和安全的建议。

越南现在正在大做文章，叫嚣在政治解决东南亚问题和柬埔寨问题的进程中，已取得了“进展”，并且假装要求国际社会不要阻碍这一进程。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新的阴谋，其目的就是要使越南自己从越来越大的孤立中解脱出来，这只不过是逃避大会再次谴责的一种方式而已。自从1979年以来，大会一再要求越南完全和无条件的从柬埔寨撤军，以便使我们的人民能够自由的决定其自己的命运。今天，从这个讲坛上的许多代表的发言中可以看到，联合国各会员国的代表和国际社会继续坚决地维护这一立场，并且真诚地要求越南结束对柬埔寨的侵略。今天，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越南的目的是要使柬埔寨并入在河内统治下的“印支联邦”。

事实是，越南不能通过武力把既成事实全交给柬埔寨，因此越南就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这一目标。越南以太上皇自居，以所谓印度支那的主人的身份胡作非为，这充分暴露了其玩世不恭和厚颜无耻的嘴脸。

除非找到一个使我们能够摆脱这一悲剧僵局的解决办法，这一僵局，每年、每个月和几乎是每天，给我们国家带来了破坏和灾难，增加了我们人民的痛苦和死亡，因此我要指出，我们对侵占者的抵抗没有（如河内和金边所声称的）被越南1984年12月至1985年3月期间的所谓旱季攻势的伟大胜利所削弱。自那时以来，我们所采取的策略是，许多勇敢的指挥者采取行动，深入到“有敌人占领的区域”的内地，一直到金边，这些策略是侵略者和他们的高棉保护者深感忧虑。

在这方面，我要引证，不是引证会引起怀疑的单方面的军事公报，而是引证独立的、不偏不倚的西方记者的证明，更令人信服和可靠的是，他们并非来自联合政府的支持者。

如果大会同意，我将按照年、月、日的顺序来引证：

“华盛顿邮报，1985年4月25日，星期四：

“威廉·布兰尼金：‘柬埔寨泥潭’—‘越南的越南？’

摘录：‘现在，不是美国而是越南成了同坚决的游击战士战斗的外国军队……军队日报‘南当军报’的编辑，陈孔文将军说：‘在柬埔寨，有些复杂的问题必须解决……’从安将军（1984）12月，在越南军队理论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越南面临着一些问题。据报道，安是在柬埔寨军事行动的负责人，他令人吃惊的强调，有必要改善（柬埔寨的）内部的安全。他写道……柬埔寨游击队已经‘……为游击队、破坏活动、夺取土地、控制人口、建立反革命部队等等，建立了后勤基地……’。最终，安……小心地说‘斗争仍然是长期和复杂的……’越南（北方）现在又陷入了一场看不见阳光的战争之中……’

“联合国承认美国支持的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所基于的原则是……越南入侵并继续占领柬埔寨，构成令人不能容忍的对于国际法的违反……游击队被证明是很难消灭掉的，‘越南战争’的翻版持续着。

“尽管11月开始的在泰柬边境针对游击队的进攻获得成功，有迹象表明，在柬埔寨内地游击队活动的不断扩大情况下，最近安全普遍恶化。

“本月访问过柬埔寨的记者确认，游击队在首都附近20英里之内发动了进攻，据到达泰国边境的柬埔寨难民说，过去两个月中在内地的各个地区出现了许多事件。一位在曼谷的高级西方外交家说，‘目前柬埔寨境内的游击队活动的水平就象’自从越南入侵以来‘一直保持的那样高’……。

“这位外交说，自从今年早些时候越南旱季攻势把他们逼出他们在泰柬边境附近的要塞之后，‘游击队已经作了他们曾经说他们要作的事情’。‘游击队’利用越南聚集在边境地区所造成的内地真空，‘出击了全国几乎所有的区首府和省城’，特别是西部马德望和暹粒省份。这位外交家说，‘显然，游击队正在给越南人造成很大困难’。

“据最近访问柬埔寨的一位澳大利亚记者称，在他逗留期间的3月26日，高棉游击队进攻了乌栋原首府，乌栋位于5号公路，在金边北部约25英里处。

他说，大约100名游击队员在城市中心摧毁了一个越南摩托车库，在北部城边炸毁一座桥梁，伏击了几卡车越南军队，打死约15名越南军人。

“他说，游击队还进入了城市市场…并在撤退前召开了城镇人民政治会议。

“他说，在整个进攻中，韩桑林政府的柬埔寨士兵所占领的一个职位一直空着，部队并没有企图进行干预。

“据在曼谷的西方外交家称，这一时期在柬埔寨其他地区也出现了同样的攻击…。

“根据以纽约为基地的国际人权律师委员会去年晚些时候的调查，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现在看来…是人权的违反者。 这个小组在1984年12月的报告中得出结论‘在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法制没有认真地得到尊重’。 ‘对于被监禁在监狱里的几百名或者几千名政治犯来说，殴打是寻常的，更专门形式的拷打是常见的。’

“…对于据估计16万到18万越南军队的存在，和越来越多的越南定居者，人们日益普遍感到反感。

“据在柬埔寨的西方救济人员说，具体地说，柬埔寨农民最近对于被越南逼迫进入强制劳动队感到特别反感，他们被派到泰柬边境去建立公路网和防御障碍。 建立公路网的目的是在边境地区改善越南后勤，防止游击队渗透。越南承认，动员了‘上万’的柬埔寨人进行建筑工作…

“一位救济人员说，这项工程引起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抗药性疟疾沿着边境传给其他省份的工人。 工作人员说，‘强制劳动和疟疾引起了人们对越南人的强烈憎恨’。 ‘越南人在边境地区军事上得益不少，但是就柬埔寨人的健康来说，死亡率是很大的’。

“大规模的定居者流入也引起了拥挤在越南的一些柬埔寨人的愤怒和怀疑。拥有六千万人口的越南对于约六百万人口的柬埔寨这个有富裕潜力的邻国抱有

扩张企图。

“最近访问柬埔寨的人说，看到越南定居者显然是新来者，不会说高棉话，高棉是他们语言的名称，是柬埔寨多数的种族集团名称。

“虽然许多越南人是为寻求经济机会自己从南部越南进入柬埔寨的，有些越南人却明显地从政府支持中受益。

“比如，一位在金边的柬埔寨理发师最近告诉一位访问者说，为了能够得回他曾经被迫放弃的理发店，他必须接受一个越南合伙人……

“在金边南部郊区，另一位柬埔寨店主告诉一名意大利记者说，每天有20至30名越南人坐卡车到那里定居。在他们谈话的时候，记者亲眼看到一辆卡车开来。

“一位在几年前住在金边的西方救济署工作人员在最近返回金边后说，他对于他所看到的越南定居者的数量感到‘吃惊’。他说，‘农产品的交换者是越南人，而不再是高棉人’。

“另一位最近的访问者在谈到他所遇见的柬埔寨人的时候说，‘人们对此非常气愤，他们越来越多地谈论越南人’。

“1985年5月8日出版的世界报刊载了一篇菲利普·庞斯写的题为“越南与游击队搏斗”的文章，现在我从文章中作下列节选：

“越南现在要对付一场他们比任何人都熟悉的战争，这种战争机器几乎不能被破坏，这就是游击战术……这堵越南风格的柏林墙，作为马其诺防线的替代物，包括河内从全国各地聚集柬埔寨人所住起的壕沟和坡地，这些实际上看来比较容易取胜。看来越南人不再控制战略要点，这一事实已经使他们大量部署部队成为必须……越南和金边的政权远远没有掌握这个国家……今天越南只获得了部分胜利：他们从沿边境基地中赶走了贫民人口，但未能制止反抗。相反，看来他们对加强民主柬埔寨三方联盟作出了贡献……越南外交孤立日益加深……河内……面临陷入长期和昂贵的冲突的危险。

下面我引证1985年5月9日《远东经济评论》中罗德尼·塔斯克所写的“战争正在继续。河内消灭了主要高棉抵抗基地，但是游击队在国内活动日益增加”文章节录。

“最近的报导表明，在柬埔寨内部深入进行的广泛战争到达了一个新的激烈的水平……游击队集中开展了抵抗运动，几乎每天都攻击越南军队，破坏通讯线路，打击行政中心……有关人士评论说，“在与几乎所有省份的几十名柬埔寨人（在泰国边境的难民）谈话之后，我确信，战斗比（自从1978年晚些时候越南入侵）任何时候都要激烈……”

“独立的消息灵通人士证实，游击队实际上非常活跃，在金边的十公里以内进行破坏活动。驻在金边的一名澳大利亚国际救济工作人员亲眼目睹并证实了高棉（游击队）3月26日袭击金边西北面30公里的乌栋镇，此后其他独立的消息来源也向《评论》证实了这一次袭击，这些消息也说高棉（游击队）顺利地伏击了赶到现场增援的一个班。这名救济工作人员还说，高棉（游击队）宣称杀死了20名越南兵和摧毁了军事岗哨和其他建筑物，也基本属实。他说，他以及他在金边的同事们目前‘在首都之外陆地旅行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其他消息也证实，现在从金边驱车往北到磅清扬、磅湛和磅同等地已经十分危险，因为游击队到处活动，此外当局经常阻止这样的旅行，如果进行这种旅行，行动也被限制在白天的时间之内。根据外交和其他消息，以芒·杜格尔苏伦外交部长为首的一个官方蒙古代表团3月份到达金边，他们事先被告知这次访问将包括飞往名胜吴哥窟参观庙宇。但是当他们到达的时候，这个代表团被告知由于‘安全的原因’吴哥窟之行被取消了。其他报道还谈到在柬埔寨的许多公路上布满了被烧毁的汽车，以及由于游击队的破坏和袭击铁路设施经常受到破坏。据报道，1月份游击队摧毁了洞里萨河南部三角湾上的一个轮渡。独立的消息来源普遍同意这样的看法，尽管越南顺利地把他们赶出边界上的避难地，但是游击队在军事上根本没有受到削弱。……（柬埔寨游击队）化大为小，分散成小单位，每组不超过十人，继续在柬埔寨的内地

进行游击战。……越南人似乎正在负出代价，集中了他们最好的占领部队，企图封锁柬泰边界，并且把抵抗力量从那里的避难之地赶走。代价是减弱柬埔寨深部的安全，这正是游击队正在利用的弱点。”

我现在引用詹姆斯·伯内特1985年4月17日星期四在《世界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在金边有人认为，‘（越南军队）进攻（高棉抵抗力量）聚集的地方’解决不了全部问题。远远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现在的计划是使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抵抗力量组织中立化。这也是非常棘手的。……人们知道危险是实际存在的。……‘敌人进攻’金边的危险应该认真看待。越南顾问不断向柬埔寨当局下达安全指示。在首都市场的安全措施以及从晚上9点到清晨5点的宵禁已经实施了五年了，并且正在加紧。人们从高棉方面的消息了解到，在首都金边被捕的人数不断增加。……西方人已经被谨慎地劝阻不要上市场去。洪森先生最近接见人道主义组织的代表时说过，他们中间的一位成员恐怕已经被杀害了，或者被当作人质了。在这个国家里的大约2,000名苏联专家仅仅靠直升飞机在乡村地区进行活动。”

我现在引用国际合众社1985年8月8日发自泰国的一篇报道。

“根据一份柬埔寨的官方报告，柬埔寨首都金边面临游击队不断增加的袭击，正在迫使平民放哨并且加强安全措施。……这份官方报告指出，金边各地的平民加入常规部队和民兵，加紧巡逻和放哨，特别是在宵禁的时间，在大街上、河边、主要的交通干线以及城市的进出口处巡逻放哨，维护党和国家重要目标的安全。国际合众社得到的这份报道第一次表明，金边长期实施的黄昏到天亮的宵禁又增加了平民放哨和加强公路巡逻。西方外交官也证实，柬埔寨的国内安全正在恶化，引起了16万越南占领军以及河内在金边扶植起来的韩桑林政权的不安。一位西方外交官指出，‘自1978年12月越南入侵柬埔寨以来，这是最恶劣的情况’。游击队深入腹地正在全国各地进行活动，包括金边地区……有消息证实游击队今年对金边附近的地区进行袭击……”

我还要告诉各位代表，今年8月我有幸在柬埔寨的自由区接见了外国新闻和电视的代表以及两位来自友好国家向我递交国书的大使。

谈完柬埔寨的军事局势之后，我现在有义务谈一谈最重要的问题，即韩桑林和洪森政权及其越南保护者有计划和持续违反人权的严重情况。在这一方面，我要再次引用完全可靠的独立的调查人员的一些证词。

我先引用华盛顿美联社1984年12月14日星期五在《日本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报道。

“国际人权律师委员会说，它11月派往柬埔寨的一个代表团找到的证据表明，‘成千上万的政治犯被关在（柬埔寨）的监狱里，毒打是司空见惯的，而且还有更加残忍的折磨形式’。这份报道最尖锐地批评了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律师委员会得出结论说，‘用棍棒、铁管或枪托毒打是最司空见惯的折磨’，此外有时还用了更加残忍的方法，如电刑，或用金属钳子夹住脑袋。这篇报道指出，‘被怀疑支持抵抗运动的人通常不以任何罪名就被逮捕，关起来不判刑也不定罪，毫无限期地监禁’。这个以纽约为总部的律师委员会指出，其三人代表团在过去的至少是15年内是第一个访问柬埔寨的人权小组。这个代表团引述了所谓的国际社会‘普遍不愿意’检查目前柬埔寨人权受破坏的情况。”

我们现在引用《堪培拉时报》1984年12月14日星期五发表的一篇路透社的报道：

“一个美国人权小组昨天指出，越南支持的柬埔寨政府经常残酷地迫害政治犯。以纽约为总部的国际人权律师委员会所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法制在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根本得不到认真的尊重。’以棒棍、铁管或枪托来毒打是最司空见惯的折磨形式。除了毒打之外，囚犯还被吊在天花板上，施以电刑，用塑料袋蒙住脑袋，往脸上吹石灰粉，并且用金属装置钳夹脑袋。据估计，有几千名囚犯经常被关在没有窗口的牢房里连续几个月，而且禁止他们评论越南在他们国家里的存在，甚至也不能在他们‘认罪’的时候提及。”

在1984年11月15日星期二的《纽约时报》上，转载了巴巴拉·克罗西特11月14日在泰国曼谷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河内插手柬埔寨的折磨”：

“一个正在访问的美国民权团体说，越南政府官员广泛卷入了对柬埔寨公民的逮捕和折磨……‘在柬埔寨，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公民自由和人权简直不复存在’，该团体的成员、宪法专家和第一号修正案律师弗洛伊德·艾布拉姆斯这样说。’当你拼凑起一个社会’，艾布拉姆斯先生星期二在接受访问时说，‘并在这个社会中逮捕没有罪名的人民，不加审判就将他们投入监狱，并且大搞逼供信实，这简直不是一个认真承认法制的社会’……越南人在金边政府的安全机构内到处插手。 据报道，在每一起审讯和折磨中，越南人不是在场，就是积极加与……据以前的囚徒叙述，折磨的办法包括电击、吊在屋顶上毒打、坐老虎凳、以及将一个塑料袋套在脑袋上，并扎紧，直到囚徒昏过去。 据报道，有些囚徒被活活打死，有些人也被折磨得致残和致疾。”

在1985年8月26日的《远东经济评论》中，约翰·麦克贝思在一篇题为“柬埔寨：强加的人类枷锁”的文章中写道：

“从北部和东北部的腊塔纳基里省和柏威夏省，到西部的菩萨省，几十万柬埔寨人被迫进行‘国家防卫工作’，即企图封锁泰国边界的野心勃勃的越南计划……外交官们……已经肯定了这些报道……一个最近从金边叛逃出来的(高棉)医生说，每一个柬埔寨的省份都承担了义务，必须在一个不具体的时间内提供两万五千至三万名工人，来建筑和整修公路，清理丛林、摆地雷阵、并在疟疾猖獗的边界地区建筑反渗透屏障。 被抓壮丁的人从18岁到45岁不等，每个地区都有一定的指标，有的甚至高达三万名。 疾病到处猖狂流行，使得许多医疗工作者们也染上了疟疾、肝炎和病菌感染，回去以后一连几个星期不能工作……征募劳工的死亡率尚不得而知，但外交人士说，许多人的大脑受到了损害……据报道，医疗供应根本不够用来治病救人，病人中大多数都是染上

疟疾……因此，柬苏友好医院金边分院的前副院长沙伦说，治病劳动法规在1984年3月就开始了……因此，对这一劳动规划的反对虽然是无声的，但却遍布广泛。西方的援助工人和其他独立的人士再次肯定了他们对这个越南指导的计划的尖锐批评，特别是把妇女抓来充数、以满足劳工指标的做法。一个更加重要的批评者就是该政权的前总理常西，据说，他向越南人抱怨，这样做将会使得死亡的人数达到不可接受的地步。据报道，西去年12月在一家莫斯科医院死于心脏和循环系统病。”

在1985年8月26日的《纽约时报》中，巴巴拉·克罗西特写道：

“来到泰国的柬埔寨难民说，平民们正在被用作‘人测雷器’。柬埔寨国家军事训练学校的一位参谋长最近说，正在边界上进行所谓的‘人工’测雷。”

以下是国际大赦1984年报告的第231和232段摘要：

“国际大赦最为关心的事情是，据报道，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当局不加审讯地置留那些他们认为反对他们的政策、或支持武装抵抗他们的团体的人，或有这种嫌疑的人……1983年7月，到达西部边界难民营的难民报告说，在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军队和行政当局中，以及在农民中间，已经开始了广泛的逮捕……从1983年4月开始，在西部的西姆里，奥多棉吉和马德望省，据报道有三百个人被捕，据说其中有西姆里省省长常胜，和前省长科华，以及其他军官、教师和村干部……据报道，在1983年，村农们也由于抗议逮捕、征兵和强迫搬家而被逮捕。在贡部省和甘榜常省，1983年10月份和12月份，也有更多的政府官员被捕。大赦国际对这些逮捕的理由不得而知。来自西部省份的难民还报告，在1983年6月，呆在柬埔寨的越南士兵还逮捕、虐待和折磨了村农，因为怀疑他们帮助游击队的武装行动。大赦国际无法估计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拘留的人数……他调查了许多起单独的事件，其中有前电视和电台制作人毛阿亚，他当时在政府新闻部门工作，据报道，81年被拘留。

大赦国际还获悉，柬埔寨电台交响乐团指挥南邦那没有罪名、也不经审讯地被关押了18个月，最后于1982年底被释放。大多数政治拘留犯都是没有罪名、并不加审讯地被拘留的……大赦国际还对以下的报道感到不安：在金边的中央监狱中，犯人们带着枷锁，被关押在没有光亮的牢房里，特别是在审讯期间也是如此。没有罪名、不加审讯地进行拘留，已达到‘再教育’的目的，这种做法也非常广泛……1983年6月，（金边）当局证实，茶胶的监狱里关押着一百个人，有些人已经被关了三年之久。”

我刚才引证的事实不仅仅是令人震惊。他们表明，正在拼命向这些来自自由世界的访问者们美化自己的韩桑林和洪森之流，再也欺骗不了这些警惕和明智的访问者们了。我们可以看到，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鼓励进行折磨，有时候还亲自动手。这两个政权不仅鄙视联合国的格言以及呼吁各国和各人民之间和平、容忍、和解和合作的口号，还危机了能够确保人类尊严的一切。

侵犯人权、镇压基本的自由、确少严肃的司法程序、经常进行折磨、进行政治暗杀——所有这一切都极其严重地威胁着联合国有责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的权力。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受他保护的金边当局犯下的罪行越来越多，这显然使得越南为侵略和占领柬埔寨所提出的一切理由都化为乌有。

受到苏联及其二十来个卫星国赞同和支持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践踏《联合国宪章》、人权和国际法。这些国家将使得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纪念和1986年国际和平年的纪念黯然失色。

因此，我们相信，本组织将会竭尽全力，更加充分地履行维持和平的责任，并在这一方面，它将不仅加强我们大会的作用，而且还要加强秘书长这一职位的作用，以使得他令人敬慕的外交活动更加有效。

我们相信，大会通过的旨在停止外国占领和恢复和平的各项决议将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效地执行

今年为重新获得祖国的独立和自决权一直在进行坚决和艰苦斗争的民主柬埔寨人民和联合政府永远对所有大陆中为同样的理想进行斗争的人民寄予同情。至此联合国成立和《联合国宪章》制定四十周年之际，我们要庄严地重申我们坚定的声援和支持。第一，我们重申对老挝兄弟姐妹的坚定和真诚的声援，他们正在为祖国的生存和反对越南同化其民主特征进行的艰苦和英勇的斗争。

第二，我们支持金日成主席为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停止不信任和对抗，以及为和平地、独立地统一朝鲜创造一个有助于相互谅解和信任的气氛而提出的在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和南朝鲜共和国国民议会之间举行议会会谈的爱国主义的和现实的建议。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和南朝鲜共和国代表团之间在经济和议会领域中举行的会议和会谈、以及红十字会之间举行的会议和会谈已经取得了令人欢欣鼓舞的结果，这预示着将在和平统一朝鲜方面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我们相信，这些会议和会谈将继续朝着有利于整个朝鲜人民和民主的方向发展。

第三，我们再次对勇敢的阿富汗人民和英勇的圣战者表示兄弟般的支持和声援，他们正在进行的一场与我们一样的斗争。我们对他们在反对苏联占领军中取得的杰出的胜利表示高度的敬佩和热烈的祝贺。无怀，阿富汗人民将永远不会屈服，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唯一方面仍然是完全从阿富汗撤出苏联军队，这样阿富汗人民能够行使自决权，更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并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己决定政府的形势和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第四，在中东如不承认和行使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不承认不允许用武力获取外国领土的原则、以及该地区的所有国家在和平与安全中共处的权利，那么就不能建立公正和永久的和平。我们继续支持阿拉伯国家和在巴解组织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民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斗争。恐怖主义活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障碍。

我们谴责所有的恐怖主义活动，尤其是昨天在突尼斯对巴解组织总部采取的恐怖主义行动。此外，他侵犯了突尼斯的主权。我们希望，现在为使各有关方面来到会议桌旁而采取的各种步骤将取得成果，这样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这个纪念年将成为解决拖延已久的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问题的起点。

第五，不能以中东局势分割开来的黎巴嫩局势继续是国际社会关心的问题。我们确实希望全国实现和解，从而保障该国的和平与安全，维护民族独立和统一，并确保领土完整。

第六，五年多来，两个兄弟的邻国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继续有增无减，给双方的生命和物质资源带来了重大的损失。我们敦促两国听取国际社会的呼吁，停止这场流血，并就和平解决这场冲突开始谈判。

第七，我们支持和声援非洲解放运动、尤其是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为争取在一个包括沃尔维斯湾和近海岛屿在内的统一的纳米比亚中的民主独立而进行的英勇和合法的斗争的立场仍然不变。对纳米比亚人民进行的残酷的镇压、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在纳米比亚建立所谓的临时政府都是为了违反联合国的决议，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和第435(1978)号决议使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永久化，而这些决议仍然是和平地、公正地和永久地解决纳米比亚非殖化问题的唯一有效的基础。只要比勒陀利亚政权拒绝放弃种族隔离、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侵犯和骚扰邻国的政策，南部非洲的紧张局势将继续恶化。自从在南非宣布紧急状态法以来进行的屠杀、逮捕、大规模和任意拘留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愤怒和谴责。这证明，种族隔离政权是不能改革的，只有消灭它才能在南非建立一个自由、统一和民主的社会。我们欢迎并鼓励发达国家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行的制裁。在加强对南非人民的正义斗争的道义、物质和外交援助的配合下，这些资财（要使其更加有效就必须更加强硬）将使种族隔离的卫道士恢复理志。

第八，持续不断的干旱、加上灾难性的沙漠化现象和外部经济因素在非洲夺走

了千百万人的生命。我们要重申对所有非洲人民和政府的声援和敬佩，他们正在为对付这一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柬埔寨人民、一个弱小和贫穷的国家、越南灭绝种族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身受感动，并分担他们的非洲兄弟姐妹的不幸和痛苦。他们将继续对秘书长和国际社会为减轻这些痛苦所作的值得称赞的努力做出他们菲薄的贡献。我们对所有那些为寻找一项从结构上长期解决这场危机的方法而向受害者提出应急援助并向地区和地方水平上的非洲行动方案提供多方面援助的国家表示祝贺。他们对其国际责任做出了积极的反映，我们作为人都应承担这一责任。他们表明，我们只要团结起来，就能成功地对付这场遍及整个大陆的不幸的挑战。

第九，也是最后，我们认为，孔塔多拉集团是用和平手段解决中美洲危机，在尊重该地区的所有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恢复和平以稳定的最好的工具。

最近，四个重要的拉丁美洲国家建立了一个小组支持孔塔多拉集团，这肯定会更好地促进孔塔多拉集团采取行动，防止该地区的形势进一步恶化，有助于实现孔塔多拉集团崇高的目标。我们将继续支持并鼓励孔塔多拉集团。

令人震惊自然灾害使墨西哥陷于一片悲痛之中，也使国际社会深感悲痛。在这个痛苦的时刻，我愿代表柬埔寨人民和联合政府，并代表我个人，向墨西哥政府和英勇的墨西哥人民表达我们深切的同情和慰问。

主席：我代表大会感谢民主柬埔寨主席所作的重要的发言。

民主柬埔寨主席由礼宾官陪同走出大会厅。

议程项目 9 (继续)

一般性辩论

雅格布·汗先生 (巴基斯坦)：请允许我向您表达巴基斯坦代表团最热烈的祝贺，祝贺您当选联合国第四十届纪念大会的主席。西班牙作为人类大发现时期的先驱有着辉煌的遗产，而且一直在人类前进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因此您的一致当选既是对贵国的赞扬，也是对您个人的杰出品质的赞扬；在您为联合国服务多年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了您的这些优秀品质。

我还想向您的尊贵的前任、保罗·卢萨卡大使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于他的明智的，令人鼓舞的领导作风的深深钦佩。他熟练地，杰出地并成功地履行了他的职责，为他，为他的国家赞比亚，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深深地尊重。

我还想把我们对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真诚的钦佩记录在案。他致力于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宗旨和原则。他在庆祝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前夕就本组织的工作提出的报告 (A/40/1) 强调了联合国对世界的至关重要，并强调应该重新唤起各会员国的理想，正是这些理想导致了联合国的诞生。

四十年前，联合国的诞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转折。本组织的创始人对于那场夺去了六千万生命的战争所造成的破坏记忆犹新，他们最首要的目标就是使“后世免遭战祸”。他们设想到一个由自由的人民组成的国际社会，平等地享有普遍的繁荣与和平。联合国代表的一种决心，一种来源于人类的冲突和痛苦的经验决心，就是，并且由法治和公正的原则来决定国际关系和各国的行为。

核时代的开始以及当代技术革命改变了世界，但是却未能相应地改变各国的态度。因此，国际环境充满了大国之间的对抗和对人类来说代表着暗淡、不安的前景的螺旋式上升的核军备竞赛。地区冲突不断破坏着国际和平，核战争的阴影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因此这次纪念性大会是一个重要的机会，来探讨扭转政治和思想意识两极化这种形势的可能性，因为它们严重的妨碍了联合国履行其职责的能力。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这些问题——核武器以及饥饿和经济不平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我们大家的共同问题，从而需要集体的解决方法。

联合国的道义和哲学上的观念是为了保护那些不够强大的国家的利益和关切的。巴基斯坦认为联合国，以及《宪章》中所规定的国际行为准则是巴基斯坦安全的最至关重要的保障。如果世界不想进入一片混乱的危险状态，那么联合国的理想和原则就应当受到保护，不管它们在那里被破坏，无论是在中东，在南部非洲还是在阿富汗。

大约6年以前，10万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公然侵犯该国的政治独立，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为了保卫他们几乎几世纪来一直享有的宝贵的自由，阿富汗人民同军事干涉和外来统治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而且为了重新获得他们失去的自由他们仍在继续这样做。

300多万阿富汗人在巴基斯坦避难，这本身就证明广大人民是反对外国存在的，表明阿富汗人民所遭受的巨大痛苦。巴基斯坦为成百万的难民提供住房和最基本的需要，把这视为我们伊斯兰和人道主义的责任，尽管这使我们有限的资源更为紧张。

我们感谢那些给予他们重要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机构。只有当阿富汗难民们能够安全体面地回到自己家园的时候，他们的创伤和悲剧才能够结束。

经过6年战争之后，可以通过公正和可信任的政治解决办法来结束阿富汗人民的痛苦。6年来，本大会、不结盟国家运动和伊斯兰会议组织清楚表明了国际社会反对对阿富汗进行外来干涉，并一再呼吁立即无条件撤出外国军队，这样会立即给该地区带来和平与正常。

巴基斯坦一贯坚决支持秘书长寻求通过谈判来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努力。我愿借此机会表达我们对秘书长及其私人代表科尔德维兹先生的深刻赞赏和感激，他们为全面解决该问题而正在进行的艰苦卓绝的谈判过程中作着不懈的努力*。

在日内瓦会谈中，正在谈判的草案提供了政治解决的构架。如果撤军这一主要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的话，人们建议中的协议就会很快达成。我们希望，在下一轮近距离间接会谈中，这一关键问题能够得到满意解决。

巴基斯坦极其重视这些旨在寻求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间接会谈。但是，我们不能允许外来压力使我们背离我们的原则立场。有人公开严重威胁巴基斯坦。我们不断面临来自阿富汗方面对我们领土内部的城镇村庄的攻击。这些肆无忌惮的侵略行径已带来了沉重的生命损失和民用财产的破坏。仅在这一年里，就发生了198起违反巴基斯坦领空和领土事件。我要在此讲明白，巴基斯坦永远不会屈服外来压力，它也不会放弃构成我们对阿富汗政策基础的原则。

大会决定所构成的道义和政治压力对确保早日结束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和恢复该国家和平是极其重要。本大会在要求外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军方面的坚定立场同样表明联合国会员国重申对国际原则和公正政治解决阿富汗危机的承诺。

外来干涉柬埔寨同样提出了一个原则问题。巴基斯坦支持在诺罗敦·西哈努

* 副主席莫仁诺·萨塞多先生（菲律宾）主持会议。

克亲王领导下的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及其为获得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我们充分赞同本大会一再呼吁所有外国军队从柬埔寨撤军的要求，这将使柬埔寨人民能够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选择自己的政府。

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使得该地区陷入混乱和动荡。 这场兄弟间互相残杀的战争已经持续五年之久了，消耗了民族财富和两个伟大民族许多优秀的年青人。 巴基斯坦是一个临时，同时是与伊朗和伊拉克有着共同信念和文化的联系的国家。 它们之间战争的继续使我们感到极度的痛苦。 在伊斯兰会议、不结盟国家运动和联合国中，巴基斯坦不遗余力地为结束这场战争而作出努力。 两个星期前，伊斯兰和平委员会召开其第八次会议，探索公正平等解决这场兄弟间互相残杀冲突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双方能够承认该委员会所作出的诚恳努力，并对该努力作出反应，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愿来实现政治解决，调解公正的要求和和平的必要性。 巴基斯坦充分赞同联合国秘书长在制止两伊冲突某些方面所起的调解作用。 我们敦促他继续其努力。

中东局势仍处于动荡和爆炸状况。 这一冲突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这一冲突同联合国存在的时间相同，一系列和平倡议都受到了以色列侵略的障碍。 最近的一次就是以色列肆无忌惮和疯狂的攻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突尼斯的总部，这一野蛮行径已经遭到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最严厉的谴责。

以色列从未放松其通过在被占领土建立犹太定居点的吞并政策，以改变该地区的人口组成。 它坚持其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口的镇压。 我们对在以色列占领下对圣地亵渎的做法表示特别的关注，特别是对威胁阿克萨清真寺的挖掘感到关注。

如同其他地方一样，只有使所有各方都获得公正，才能够实现和维持中东和平。 公正的实现要求三条原则构成解决的基础。 第一条原则是人民自决权，巴勒斯坦人民被剥夺了这样权利，而这一问题就是中东问题的根源。 必须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这一权利，并在它们自己的家园建立起自己的国家。 第二，必须要明确

无误的支持不能以武力来要求该领土的基本原则。以色列必须同意从自 1967 年以来占领的所有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其中包括圣城耶路撒冷、西岸和加沙地带，还包括从戈兰高地撤出。第三，任何持久的解决办法都必须是全面的办法。要实现这一切必须要有所有直接有关各方的参加，其中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因此，巴基斯坦充分赞成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以制订出一个在 1982 年非斯和平计划中所设想的公正全面解决办法。但是，国际社会应该不断支持和鼓励所有能够克服外交惰性和帮助为全面解决问题铺平道路的努力，直至实现这种国际会议的恰当条件。我们希望，以色列在黎巴嫩的经验已经使它们了解侵略与扩张的无效性和严重后果。

在过去几个月里在南非又出现了大规模反对非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的现象。随着面对南非当局所实行的野蛮不人道措施而持续进行的抗议，又牺牲了几十宝贵的生命。很明显，种族隔离制度作为人类良知上的一个污点的继续存在，是不会长久了。国际社会应该通过孤立和排斥比勒陀利亚政权来为正在进行斗争的黑人提供道义援助。

随着可耻的种族隔离理论走入穷途末路时，南非殖民主义正在作最后的挣扎，试图继续赖在纳米比亚。自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435 (1978) 号决议，勾划出纳米比亚独立计划以来，7 年时间已经过去了。与此同时，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其他非洲国家也通过各种外交途径，包括同南非当局进行了几轮谈判，以便执行联合国的纳米比亚独立计划。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努力都遭到了南非的破坏，它设立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提出各种完全无关和枝节性的问题。

纳米比亚人民的独立是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一独立决不应受制于在全球信誉扫地的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想入非非。西方国家一方面是纳米比亚独立的起草人，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与南非的联系似乎支持了南非的顽固态度，这些

国家对在纳米比亚最后根铲殖民主义负有巨大的责任。西方接触集团的五个成员国应该采取新的主动行动，迫使南非放弃其对该领土的控制，从而履行7年以前向纳米比亚人民和国际社会作出的承诺。

巴基斯坦仍然致力于促进我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我们地区各国人民可以实现自己对安全和繁荣的未来的理想。我们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一贯支持目的是为本地区和平事业服务的一切倡议。我们欢迎尼泊尔宣布该国为和平区的建议。我们也努力的在联合国内工作，以便促进在印度洋地区建立和平区的目标。

我高兴地指出，南亚地区各国已经在进行相互合作以改善本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根据主权平等和互利原则建立信任和谅解气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期望着南亚区域合作组织成员国12月份在达卡召开的首脑会议，我们相信，这次会议将成为促进我们地区稳定与和睦的一个里程碑。

为了驱散过去曾影响到南亚各国间关系历史的猜疑和不信任气氛，必须在区域范围内和双边一级作出持久和坚定的努力。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巴基斯坦正在不懈地致力于同印度建立没有紧张、睦邻的关系，我们两国都认为这种关系是在本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和促进我们两国民族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多年来，巴基斯坦和印度都致力于摆脱过去的怨恨，致力于建立更加合作的关系。这反映在政治与官方一级的高级接触在不断地增加，也可从巴基斯坦—印度联合委员会于今年7月在新德里召开的第二次会议取得的成功中看出。

巴基斯坦也已向印度建议签订一项禁止进行侵略和使用武力的双边协议。这将有助于消除不信任，有助于加强双方的信任。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寻求以公正和有尊严的方式解决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我们也准备同印度一道，根据主权和互惠的原则，为了加强双方的安全，为了防止回到对峙的局面，为了使我们地区不

有核武器而作出共同的承诺并达成协议。

齐亚·哈克总统曾多次申明，巴基斯坦一直承诺并仍然承诺不研制核武器，不允许在自己的领土上布署核武器。这一庄严的承诺是扎根于我们的一种信念，即在我们这个核时代，裁军是一种道义上需要。

巴基斯坦同其他国家一样，都对我们时代的这一问题表示关注，从其他无核武器国家一道要求全面禁止核武器，敦促核武器国家，特别是苏联和美国在核裁军和禁止核战争方面取得进展。因此，在长期的停顿之后，两个超级大国恢复了日内瓦会谈，这使我们感到高兴。

在促进裁军目标，提高人们对核军备和逻辑上升的军备竞赛——这一竞赛目标正扩展到外层空间——的存在所造成的严重威胁的认识方面，联合国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

巴基斯坦也相信，针对核武器的扩散，特别是其纵向扩散采取的区域性和临时措施是有效的。因此，在联合国的构架内巴基斯坦已就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反向安全保证和在南亚建立无核武器区提出了具体建议。我们已就本地区所有国家共同宣布不获取核武器提出了建议，促使我们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我们希望探讨避免使本地区出现核武器的途径。

在双边一级，我们也向印度提出了下列建议：同时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同时接受全面的保障制度；相互视察各自的核设施；所有南亚国家发表放弃或获取或制造核武器的具有约束力的宣言。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愿意听取我们的印度邻国希望提出的其他建议。

因此，在双边一级以及在区域和全球一级，巴勒斯坦一贯采取积极步骤，作出建设性的努力，以消除核战争的威胁。

我们认为，有关裁军的问题应以一种全面的方式来加以解决，我们也认为在全球、区域或双边一级或从长远的角度来采取类似的努力是有意的。我们也相信，在裁军与全挤安全环境之间存在着固有的联系，这可从下列经验中看出，即裁军的目标是不可能在紧张和冲突的国际政治局势中实现的。

军备竞赛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大量地消耗了能够用于改善生活水平的全球资源，而当今的技术革命为改善生活条件提供了空前的机会。 据统计，每年将近1万亿美元价值的资源被用于制造死亡和毁灭的武器，并进行军备竞赛。 这种不能容忍的局势必须得到纠正，从中剩下的资源应当被转而用于与饥饿与贫困作斗争。 过去几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这个讲坛上指出了国际经济体系的深刻危机。 今年，我们听到了一些国家元首的雄辩的演说，他们形象地描绘了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结构不平衡和经济危机如何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和他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 非洲的粮食危机和第三世界的债务问题清楚地强调了有必要对国际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采取紧迫的和一致的行动。

令人遗憾的是，要求进行合作的呼吁没有得到响应，因为主要工业国继续只顾眼前的和狭隘的经济利益，不愿同意共同参加全球努力，改善“外部环境”。 工业国宣称，他们经济的复苏进程从长远来说将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他们担心共同行动将破坏他们的特权，这阻碍了建立一个健全的和公平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全球观点。

几年来，工业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没有就寻找解决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复杂问题的共同方法进行过有意义的对话。 同时，发展中国家继续承受着调整的主要负担和外债的严重后果，他们正被危险地推向社会和政治动乱的边缘。 更高的利率、更坏的支付条件和其他由商业银行强加的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苛刻要求、不断上升的保护主义和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阻碍了发展中国家支助他们经济的财政手段。 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发展中国家国内政策的失败被不公正地作为他们无法偿还外债和同时满足本国人民基本需要的主要原因。

很显然，外部环境和国内政策对经济发展的进程具有巨大影响。 发展中国家在国内正在迅速增长经济发展的政策在不利的国际经济条件中无法成功。 当然，这些国内政策需要改正； 但事实是，面对着国际经济制度中的不平衡，任何国内政策的调整都不能取得很大的成果。

要求发起“全球谈判”的建议5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响应，这很不幸。我们衷心希望，联合国创建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将重新带来导致联合国创建的合作精神，并为所有国家间进行真正对话铺平道路。也许我们首先就南北对话继续在合适的专门机构中进行商定一个全球议程。本届联大也应当设法指出采取紧迫和长期行动所需要的优先事项。

巴基斯坦相信，必须采取紧迫措施，使发展中国家朝目前的经济复苏中获得合法的利益。为此目的，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资金应当迅速和大量的增加，以便在所有国家中创造互利的经济增长。这些紧急措施应当包括“加强官方发展援助、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限额、分配新的特别提款权、“减少”贸易保护主义和寻找持久和公平的解决债务问题的方法。同时，必须努力开始进行必要的结构改革，以便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特别是在国际货币和贸易体系中，以及在技术和工业合作中实现合理化和公平化。

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巨大债务负担不应当只看作是对国际银行制度的威胁，也应当看作是发展中国家更高的增长率的一种障碍，以及对目前经济复苏的范围和持续时间的限制。必须努力找到中等收入国家商业债务和低收入国家官方债务的长期的和公平的解决方法。

当联合国纪念创建四十周年的时候，人类的条件已经下降到新的不完全、痛苦和贫困的程度。联合国面临着毁灭、饥饿、贫困、灾难性的战争和无止无休的冲突所带来的可怕的威胁。

然而，我们决不能把这种绝望情况的出现归咎于联合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出现。因为联合国创建以来继续有了发展，外空得到开发，疾病被消除，国际合作和在国际上的相互援助有了增加；总之，这是一个组织得更好的世界秩序，已经把人类的聪明才智引向新的高度。我们这一代人的功与过就是人类的困境，只有通过加强联合国这一类的包含所有国家的国际组织才能解决。

在今年的联大会议上，让我们再次保证致力于全球和平与人类进步的事业。尽管过去有缺点，让我们再次保证谴责侵略和战争，让我们都保证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这是在痛苦的和混乱的世界中指引我们的唯一灯塔。

赫努佩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我祝贺德皮内斯先生担任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届会议主席。他是西班牙杰出的外交代表。我国与西班牙之间有着互利的合作。我祝愿德皮内斯先生和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工作顺利。

我向他的前任，赞比亚共和国代表保罗·卢萨卡先生的辛勤努力表示敬意，我国与赞比亚之间有着友谊的纽带。

我们向最近遭受自然灾害严重打击的友好墨西哥人民和政府表示深切哀悼。

在庄严庆祝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我要在联大这一最高机构以特殊的责任感最强烈地强调，没有联合国，今天的国际关系是无法想象的。

在各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携手战斗，反对法西斯主义，拯救人类文明的战斗烈火中诞生的联合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宪章》的崇高宗旨，这一宗旨已成为时代的象征——“拯救后代免受战争浩劫。”

一位捷克代表在联合国成立时谈到的正是这一根本理想，

“谁谈论另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他就脱离了我们的努力的现实和理想境地——这是历史上人类最伟大的壮举，他的名字叫联合国”。

捷克斯洛伐克是反法西斯大联盟的真正盟友，是在打败纳粹主义斗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苏联的真正盟友，为那一伟大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对此我们感到自豪。

作为希特勒主义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我国人民拿起武器，在国内外进行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斗争。在哈尔科夫、基辅、在喀尔巴阡山脉，在保卫巴黎、伦敦的战斗中，在非洲的托布鲁克和班布赫兹，我国军队同盟国军队并肩战斗，他们还参加了进军挪威的战斗。捷克村庄利迪策的名字至今仍与考文垂和奥拉多尔相提并论。欧洲大陆那场可怕的战争的战斗就是在我国首都布拉格结束的。在我们热情高涨的紧张努力建立联合国组织的历史时刻，苏联军队仍在我国领土上同占领者进行激烈的战斗。从慕尼黑的黑暗日子开始到1945年5月9日这6年艰苦岁月里，我国

为各国的联合胜利贡献牺牲了成千上万个生命。

自胜利以来，在联合国内坚决进行合作的坚定愿望的指导下，我们忠于《宪章》宗旨一贯突出重视首要任务：避免战争，保卫和平，加强国际安全，实现裁军，在各领域发展核的和平利用。我们一贯对联合国的成功感到欢欣鼓舞，对联合国的失败深感痛心。

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普遍的世界组织。秘书长在今年联合国工作报告中指出，“联合国是避免局势恶化，争取改正的最佳场所”。(A/40/1.P.3)为此目的，联合国做了有益的工作，其成绩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评价。这些应得到我们的承认。现在，联合国应利用所有的经验，更有成功地工作，加强在政治和建立安全领域中的活动，加深和扩大经济、社会、法律、文化和人道主义领域中的合作，更加灵活地利用现有一切潜力，抛弃形式主义，争取在国际关系中全面加强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安理会庄严会议所通过的《宣言》是一个有价值的承诺，也是对大家的一个挑战。

在促进和平、独立和主权，以及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存的努力中，欧洲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本世纪两场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然而，缓和的政策也在欧洲产生，这一政策已在人民的思想中深深扎根。最近在赫尔辛基会议十周年时召开的会议特别明显地显示了这一点。它表明了《最后文件》原则的活力，证明欧洲国家毫无疑问地赞同恢复缓和，而不愿让缓和瘫痪。他们事实上拒绝了对抗的方针。将对抗强加于人的企图无疑失败了。

我们愿意继续促进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政治对话的扩大。我们与欧洲国家的双边联系的发展就是这方面突出的例子。

在从缓和政策青年时期的问题中吸取教训之后，参加这一努力的各国现在应加倍努力，把缓和扩展到军事领域中去。这并不容易。正如缓和在前进道路上迄今已克服了许多困难，在今后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和曲折。

但是在广岛事件之后的年代，我们决不能等待观望发生了或可能发生什么事情。这种情况需要建立在成熟的政治意愿基础上的决议。政治领导人有责任作出欧洲各国所应得到的决议；应表现出以其能力相符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家式的判断。

正当斯德哥尔摩会议的讨论继续进行的时候，显示这次会议能够取得圆满成功的迹象更加突出了。我们认为，他还没有达到能够尽快进行旨在签署一项文件的实质性谈判清楚的提供广泛基础的阶段。我们极力主张制定重要的和有实效的军事、政治、技术方面的确立信心的措施，其中包括缔结一项关于在各国关系中放弃使用军事力量的条约，这项条约正在开始形成。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和华沙条约其他成员国一起提出了一些包括特别草拟建议的工作文件。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得到他们所理应得到的。

赫尔辛斯基会议的成果是令人鼓舞的。我们希望，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进程中的其他会议——在布达佩斯的文化讲坛、在伯尔尼举行的有关人类之间交流的讨论会，特别是1986年秋天将在维也纳举行的夏季续会——都起开创同样建设性的精神。

在有关削减中欧的武装力量和军备的会谈中，还可以开展积极的运动。这里所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要使参加会谈的西方各国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所提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有关和解的建议要进行负责的考虑。在维也纳也是这样，有必要保持的原则，停止对另一方采取利令智昏的态度，而要在理性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前进。

在4月份，当我们延长华沙条约的有效期时，我们重申愿意解除这个联盟，如果北大西洋条约组织集团也愿意采取同样行动的话。

今天这一点仍然是有效的。

我们欢迎最近注意到在经济互助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之间对话中所采取的共同行动。我们期待着他能在本着最后文件的精神发展两个最大的欧洲一体化集团的平等和互利的经济合作中起到建设性的促进作用。

尽管据说在国际形势上目前已经出现了某种解冻的迹象，但在政治地平线上仍

然笼罩着乌云和紧张空气。应当受到谴责的是帝国主义集团。在保持军事优势的心理驱使下，他们已经使军备竞赛逐步升级，并试图把它扩展到空间的范围。大量的资金正在被投入军备竞赛的深渊，而这些资金是解决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紧急问题所迫切需要的。如果所谓“不能也决不允许打一场新的核战争”的说法是真的算数的话，那么那些应对此负责的国家的态度就应当完全是两样的。我们认为，在这种形式下首要的任务就是，所有会员国都应当共同努力来避免战争。这项任务首先要求我们无条件的禁止把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禁止在地球上的军备竞赛并限制和削减核军备直至他们被全面的销毁。

捷克斯洛伐克是继苏联和美国之后第三个把公民送入外层空间的国家。他积极参与和平利用空间的方案并全面支持针对“星球大战”的威胁而提出的“星球和平”的主张。

让人类开始进行使地球周围的空间工业化的宏伟的项目吧。让人类在失重的条件下创造新的物质和产品吧。

然而，这一显示人类开拓精神的计划只有在非军事化的外层空间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施。空间技术只能用于被全体人类服务的事业中去。他决不能象四十年代中期所发生的有关核能的情况那样成为有某些国家所垄断的毁灭性的力量。

使外层空间军事化的恶目的可能会带来十分巨大的后果。今天他是对和平的最大威胁。这正是人类绝大多数人的观点，在今天这个讲坛上很多发言者都表明了这一观点。

然而，某些政治家试图使公众相信，这仅仅是研究的一个新的阶段，他只能会导致我们减少核军备和在社会中消除核战争。讲这种话的人是完全脱离今天的社会现实的。如果所谓战略防御计划的项目是军备竞赛的一个更为危险的导火线的话，那么对所谓的科学研究阶段就必须作同样的看法。这里所谈的有关空间武器项目的第一个组成部分目的就是要使在不受到惩罚的情况下进行第一次核打击成为可能。

这种观点诡称这项计划将加强战略的稳定性，这种甚至在联合国中也会看作是破坏和平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任何把更加复杂的尖端技术引入军事领域的作法，如果构成了对另一方的威胁，那他对于安全都是毫无利益的。这里只有一个标准：对于全体人来说要么是相互安全要么是相互不安全。

而且，我们更加重视苏联和美国就太空和核武器在日内瓦举行的谈判。谈判如果通过苏联的各项建议，则肯定会受到积极影响。苏联建议：在谈判期间，暂停发展——包括科学研究——试验和部署进攻性太空武器，冻结双方的战略性进攻武器，美国停止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以及增加相对反措施。并且这将大大有益于谈判，如果美国和苏联一起暂停所有核爆炸，正如戈尔巴乔夫所宣布的。这是真正合理的主动行动，它很简单，每人都可以理解，所以这一建议有什么错呢？它只是铺平道路，为彻底禁止核试验，从而为停止使核武器现代化而铺平道路。这为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树立了一个良好榜样。

但是令人遗憾，另一方的反应非常消极。这表明，它根本没有良好政治意愿，企图掩盖核试验和使太空武器军事化之间的直接联系。

所以有什么可说的呢？主要问题在于必须彻底放弃致命幻想，即发展和生产毁灭性武器体系会使社会主义国家妥协不能坚持保证现有的大致战略平衡不受破坏。

捷克斯洛伐克倡议，禁止一切用于反对太空目标或从太空袭击地球的武器。我们要求，把太空从军备竞赛范围内排除出来，这是日益成为各国政策的不可违反之准则，以及普遍承认的国际义务。因此我们认为，苏联的以下建议富有创造性和非常及时，即根据非军事化条件在和平利用太空方面进行国际合作。这是已经包括在我们议程上的一个项目。我们支持这种见解，及大会最迟于1987年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要求所有具有大量太空潜力和其他有兴趣的国家参加，以便就在太空进行和平合作的根本方向和原则方面达成协议。以下建议同样具有建设性，及该会议应该考虑建立一个世界太空组织，以促进各国和平利用太空的活动。实现这些目标将毫无疑问使人类感到，人类需求众多，而且人类脚下有着坚实的基础。

我们深怀希望，尽管有这些障碍，苏联和美国间将举行的首脑会谈会使人们期待未来，不仅是期待这两大国的未来，而且是整个人类的未来。当然，还有许多可以纠正，如果双方都愿意作出妥协，但这意味着讨论，并不是讨论我们每人都已听腻的神话和陈词滥调，而是集中讨论国际社会的真实问题，并在平等——真正平等的基础上讨论它们。双方任何一方在过去任何战争中都没有输给对方，而且双方彼此绝对不欠对方任何东西。我们欢迎谢瓦尔德纳泽外长在华盛顿举行有意义的谈判，因为我们相信，11月日内瓦的会谈将不辜负人们对它的期望。

我们认为，实现这一理想目标——建立不受核武器威胁的世界——要求迅速制订和通过核裁军纲领。留恋全球霸权不符合今天世界的核物理原理。因此，这个纲领应该包括道德和政治，以及法律，但最重要的，是包括实际和意义深远的物质措施，并符合互惠、平等和等同安全的原则。这将提供一个历史性机会，来建立基础，以便和平进入二十一世纪，同时采取一项完全不同的核战略，并极大的削减以下危险：人类将在核毁灭的火焰中给烧毁。

当然，要使条约取得成果，双方就必须深刻理解核冲突的灾难性，并表现政治意愿和相互克制，改变虚假幻想或不实际的愿望。这就是在核时代新型思维的核理核心。

我们还一贯支持这样的建议：所有核大国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倡议，对核武器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进行冻结，我们重视以下国家政府和首脑发表的共同宣言：阿根廷、印度、墨西哥、希腊、瑞典和坦桑尼亚，他们今年1月在新德里通过共同宣言，强调上述问题是今天的首要话题。

我们极其重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认为它是促进加强国际安全的有意义因素。我们支持第三次审查会议的各项成果。他们证实，该项条约是国际法体系的根本支柱之一。它对扩散核武器是巨大障碍，但同时又是提供足够机会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良好文件。我们认为，该条约应更具有普遍意义，以使它更为有效。

不扩散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必须尊重现存的无核武器区，并建立新的无核武器区。我们支持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建议，这与捷克斯洛伐克是有着直接关系的。我们还支持在欧洲大陆北部以及在巴尔干半岛建立无核武器区。我们还愿意支持任何与世界上其他地区有关的这种建设性的建议。

我们还倡议迅速召开将讨论把印度洋列为和平区问题的会议。

我们要求在世界范围内禁止使用另一种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危险的武器及化学武器。令人遗憾的是，人们所熟知的集团的破坏性态度阻碍了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就此问题取得实际进展。此外，美国决定重新生产专门用来进攻西欧的二元化学武器使局势更加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地区、特别是欧洲采取相应措施。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议就建立无化学武器区达成一项协议，在现阶段该区域包括这三个国家的领土。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已在这个论坛上宣布，它们正在研究我们的建议。我们希望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此问题能采取积极的立场。就我们来说，我们愿意尽早开始有关谈判。

我们支持就防止军费开支增加或者说削减军费开支的措施，这样现有的资金就可以用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用于发展中国家。

我们仍然认为日内瓦裁军会议是具有全球性的唯一的真正的多边裁军论坛。在今天的会议上取得了进展，例如，成立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令人遗憾的是，有些西方国家一直在尽力使这一个会议逐渐的同一个谈判的机构转变为仅仅是辩论的俱乐部。它们阻挠建立关于重要问题的的工作小组，阻挠正在审议的问题取得进展。我们认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周年纪念会应促进参加裁军会议的国家动员它们的政治意愿，并使日内瓦谈判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僵局。

至于谈到造成紧张局势的温床，我想首先提及中美洲的局势，在中美洲帝国主义加剧了反对主权的尼加拉瓜共和国、反对萨尔瓦多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对其他国

家的侵略行动、包括军事行动。我们尊重尼加拉瓜政府的建设性的立场。我们高度评价孔塔多拉集团的活动并高度评价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给予孔塔多拉集团的支持。

我们敦促安理会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有效的制裁。种族主义政权反对大多数黑人的新的恐怖浪潮，暴露了比勒陀利亚政权所进行的所谓的改革一点也没有改变种族隔离制度的耻辱的禁止。这种局势不能再延续下去了。必须尽快的从非洲扫除种族隔离制度。我们坚决要求在实施联合国有关决定、包括在安理会决议的基础上立即给予纳米比亚人民的独立。最近发生的南非侵略主权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事件又一次证实：只要种族隔离制度存在，这一地区就不会有和平。我们谴责这次侵略，认为这种侵略反映了该国所执行的恐怖主义政策。我们强力支持安哥拉人民保卫国家独立所进行的英勇斗争。

在中东，目前事态的发展又一次清楚地表明，戴维营决议提出的一步一步进行的步骤的政策并不能导致公正的解决。因为这种政策付出价值的不仅是巴勒斯坦人民，而且是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的利益和民族权利。阿拉伯国家提出的联合行动计划是摆脱目前的由以色列侵略所造成的局势的办法，该建议已在菲斯会议上通过。菲斯会议所通过的原则只能通过召开由苏联所建议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而付诸实施。很自然的是，条件是所有有关各方都应参加会议、包括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承认他们建立自己的独立的国家的权利。我们还支持黎巴嫩为恢复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所进行的努力。

我们强烈要求迅速结束两伊冲突，不幸的是，侵略者仍然得到它所属于的战略盟国的支持。我们要求迅速停止两伊冲突，如果存在着良好的政治意愿的话，有争端的问题是可以和平谈判而解决的。这将符合两国人民的、包括该地区所有人民的利益。我们坚决谴责帝国主义企图利用这场冲突的作法，它们的目的是增加在海湾和印度洋的军事力量。

我们坚信，只有阿富汗人民独立发展的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只有停止军事或其他干涉该国内政的行为才能够使阿富汗局势正常化。我们认为，通过联合国秘书长的代表的调停，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谈判进程是有用的。如果谈判能够达到直接会座的阶段就会带来益处。

关于东南亚局势，我们支持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建议，将东南亚变为一个和平、稳定与合作的地区。我们认为，解决该地区问题的唯一有效方法在于政治对话，特别是印支国家和东盟国家间的政治对话。我们认为柬埔寨人民共和国享有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是尊重事实，是绝对正义的步骤。

我们重申，我们全力支持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根据民主原则，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为和平统一朝鲜而进行的努力。我们还支持他要求所有外国军队撤离南朝鲜，支持他要求将朝鲜半岛变为一个无核武器区。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基础就是联合国第三十届联大根据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倡议所通过的决议。

我们坚信，加强世界稳定就能够极大的推动执行一系列众所周知的关于将亚洲变为一个和平与安全区的倡议。这要求所有亚洲国家，无论他们的社会制度如何，进行共同努力，直至实现建立全亚论坛的目标，要求全面审议有关维护该大陆的和平共处和友好邻邦关系，多少象欧洲在赫尔辛基会议上所做的那样。

我们全力支持和平与平等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这意味着塞浦路斯将保持独立，主权，领土完整，统一和不结盟国家的地位，不遭受一切外来干涉和军事占领。

在联合国成立四十年后的今天，在《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过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只是一种悲惨的现实，那就是许多领土上的人民仍然被剥夺了他们基本的和不可分割的自由与独立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积极主张立即铲除一切表现形式的殖民主义，包括新殖民主义。

本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国际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它适当地建立了机构，组织和专门机构，协调了经济、贸易、科学和技术合作。它还提供了采取重

要多边机制，指导这一合作的格局。

不幸的是，在此体现的原则一再遭到违反。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道，我们多年一直指出，有必要保护经济安全。我们谴责贸易禁运，歧视性措施，制裁或通过政治让步限制经济和人道主义的援助。

负债的发展中国家和他们的债权国之间的关系不能仅限于“债务人”和“债权人”这样的帐面术语。毕竟，他们是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许多世纪来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剥削的结果。同时，他们还是采用现代赎买形式的空前垄断的结果。因我们记得，在中世纪的欧洲，那些发放高利贷，无情地敲诈债务人的高利贷传播者遭到了严酷刑罚的惩罚，包括火刑和钉桩。

我们赞同信贷政策彻底正常化。我们充分支持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理雅鲁泽尔斯基所提出的建议，在联合国秘书长的指导之下建立一个国际信贷和发展研究中心。

我们一贯争取在公正与民主的基本之上重新建立国际经济关系，并加强平等合作的条件。我们重申这一点，在经互会首脑会议上我们已经提出了一项行动纲领以补救在这些关系中所犯下的错误。这是一个供所有国家选择的纲领。

我们对不结盟国家在罗安达最近召开的会议上为了同一目标而提出的建议表示满意。这个广泛的热爱和平集团在当今世界局势中起着比以往更为重要，而且是不可取代的作用。我们珍视它在反对核灾难危险的斗争中所做的工作，这是一场争取外空和平，争取裁军，争取广泛互利的发展，争取国际合作，争取和平解决冲突，争取消除全世界热点的紧张局势的斗争。

假如我们要谈论人权，那我们必须说，它是同人类一样古老的一个理想。假如要在世界各地，要在全球体现人权，那么为什么根据政治需要而将一些国家打上该隐的烙印，将他们是人权的违犯者，而将另一些国家说成是完善的民主理想的国家呢？

因此，试问：难道那些总是指责别人的人就没有罪孽吗？他们在宪法中为其所有同胞规定了工作权利吗？是否使这些人享受免费教育的权利呢？是否有享受免费医疗保健的权利呢？是否有享受劳动后的闲暇权利呢？享受退休金的权利呢？他们是否已批准了关于公民和政治权利和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呢？在他们对正确的问题寻求错误的答案的过程中，象圣经里所说的那样，但他们看不见自己眼里的光的时候，难道他们也看不到别人眼里的灰尘吗？必须一再指出的是，人权一直都是公民和政治权利与根本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具体结合，各国对这些权利都有其自己的看法。这个事实必须加以考虑，否则，我们将继续地陷入非理性的恶性循环之中。

我能够向大会保证，捷克斯洛伐克致力于联合国的使命，它将继续寻求其崇高的目标。正如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所说的那样，

“我们将继续作出努力消除战争的危險，以取得裁军，尤其是核裁军，并且在平等和平等安全的原则基础之上和平地解决国际问题，使国际关系重新回到缓和和有建设性的合作道路上”。

沙米尔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我愿祝贺你当选为第四十届联大主席的职务，我相信你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名副其实的才干将能够促进这一特别会议的审议。

今年我们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联合国是在一场充满死亡、破坏和掠夺的世界大战之后成立的，许多人为此曾充满希望。

正象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犹太人遭受到一场痛苦的灾难，它与其他国家的灾难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个痛苦的灾难不但将永远留在犹太人的历史上，而且也将深深地留在他们的精神和心理之上。当然，这是一场可怕的大灾难，它是因为纳粹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所引起的。因此，联合国的出现是在我们历史上非常黑暗的一个时期结束时给我们带来了鼓舞和光明。

难道还有什么能比《联合国宪章》的头几段中所明确宣布的原则，例如：“我

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战祸”并呼吁“履行容忍，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更激动人心吗？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联合国在破灭这些希望和崇高的理想中也是有份的。

反犹太主义的诽谤也以反犹太复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在这一点上，我们非常遗憾地注意到十年前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臭名昭著的决议，它将犹太人的民族解放运动——犹太复国主义——与一个完全背离犹太人的基本与精神上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的现象相提并论，1975年11月10日通过的3379(XXX)的决议将在联合国历史上是一个污点，它是联合国和那些支持这一决议的不负责任的会员国的一个耻辱。

其他的国际讲坛也被用来进行反以色列的宣传和政治战，这歪曲了这些组织的真正宗旨。因此，现在应该是要努力在这些机构里进行政治上的裁军”，以便保证他们能够在行使其合法职能时保持正直和信誉，这是再合适和及时不过了。

以色列是在1948年成立的，当时联合国通过一项关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的决议。然而，联合国并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履行这一决议，以色列是通过其人民的意愿，他们所进行的辛勤的劳动和所作出的牺牲才成立的。而且，联合国也没作出任何努力来消除以色列在成立之后一直面临的巨大威胁和危险。

自从创立以色列国之后，我们为取得和平和与邻国实现正常化关系作出了一切的努力，对我们来说，和平是我们民族遗产的一个自然的组成部分。犹太人民是一个数量比较少、讲究民主和自由的人民，他们努力在其古老的家园上重建国家，我们热爱和平，我们教会儿童进行感恩祈祷。在我们的邻国对我们进行长期的敌对行动之后我们设法与我们的阿拉伯邻国之一建立了和平的桥梁。

埃及和以色列已经明确地证明了，面对面的谈判和直接的对话是起着和平的最有建设性和有义的途径，这个对话是基于戴维营协议之上的，该协议为解决冲突确定了一个公正和有效的构架。因此，以色列一直坚持要在和平进程之中继续使用这一构架，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能够与我们东面的睦国约旦进行谈判，

极为重要的是，与埃及的和约不应该仍然成为我们与邻国之间的唯一和约，因此我们非常希望能通过与其他阿拉伯邻国一道扩大和加深这一和平进程。

从这个讲坛上，我再次敦请约旦国王侯赛因同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不是以某种含糊其词和偏离国际讲坛的方式对话，而是进行直接的和双边的讨论。举行国际会议是躲避直接谈判的办法。它将是敌视和大力宣传的舞台，并且不利于和平的事业。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争取在我们国家之间通过双边的谈判来取得一个和平条约。我们不改变对戴维营协议的立场，因此，我们准备同约旦代表团会晤，约旦代表团可以包括来自朱迪亚、萨马里亚、加沙或其他阿拉伯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坚信只有通过谈判与和平才能解决我们地区的问题。如果侯赛因国王最终决定伸出他和平的手，那么他就应该象已故萨达特总统那样。他不应该在许多条件中寻求和平，这些条件抵销了任何和平的机会——这些条件是国际会议和恐怖主义组织参加和平进程等等。我还要敦请侯赛因国王，在这危急之时，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恐怖主义分子手中挣脱出来。侯赛因国王过去曾经被束缚过，他似乎没有从他自己的经验中得到教训。只有同巴解恐怖主义分子危险的联系中挣脱出来，才能在以色列和约旦的和平道路上取得进展。的确，最近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的增加来自于侯赛因同巴解的伙伴关系。约旦不可能一只手伸出和平的橄榄枝而同时又是恐怖的主人。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

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是明确和坚定的。我们坚决不同恐怖分子或他们的代表有任何接触和联系，因为它们的公开目标是要消灭以色列。巴解领导人说他们正在进行和平的政治进程。然而，他们一直在进行残酷和谋杀性的恐怖活动。按照他们公开的计划，政治行动和恐怖活动应该同时并举，直到他们取得他们消灭以色列的目标。我们不准备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在为实现和平、安全和稳定的谈判桌上，没有自称为代表的席位。承认该组织就等于使恐怖合法化，因此一切珍视和平的国家应该拒绝该组织。

为了保护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领土免遭恐怖之害，我们决心同在黎巴嫩的巴解

恐怖机构进行斗争，因为他对我们在加利利地区的人民构成了无法忍受的威胁。

同时，恐怖继续在黎巴嫩制造灾难。最近的暴行就是在贝鲁特绑架四名苏联外交官。绑架和劫持人质作为要挟仅仅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之一，恐怖主义的罪魁祸首就是巴解，我们必须与之战斗并且消灭之。这是另一个例子说明恐怖是没有边界的，无论是政治的或其他的边界。

消除以色列北部边界的各种威胁仍然是我们的重要优先任务。我们将尽力保卫和保护我们北部的人民。在按照1985年1月14日以色列政府的决定从黎巴嫩撤出以色列保卫部队后这个目标仍然重要。

昨天，以色列对突尼斯的恐怖基地采取了行动。在有了迹象表明恐怖分子在突尼斯逍遥法外的进行袭击，以色列空军才对恐怖分子采取行动。在上星期，巴解恐怖分子在得到来自突尼斯的指令后对在塞浦路斯的拉纳卡的以色列船只进行了袭击并残酷地谋杀了三名以色列公民。在最近几个月里，这些总部应对从海上对我们的人民进行袭击的企图负责，这些企图被我们的海军阻止了。尽管突尼斯容许恐怖基地存在其领土，但是我们不拟袭击突尼斯。为了阻止罪犯行为的继续，我们才对谋杀性的罪犯采取了行动。

联合国在对付国际和巴解恐怖方面是失职的。联合国能够而且应该坚决地反对我们时代的这一邪恶现象，并且把它排斥在文明的范围之外。相反，联合国含糊其词（更糟的是使之合法化），从而鼓励了恐怖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

我感到遗憾地说尽管巴解恐怖分子进行了一系列疯狂的和继续的袭击，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得到安理会或其他联合国和国际讲坛的认真讨论。不可能期待以色列无视这种双重标准。尽管如此，以色列愿意同其他自由国家一起制止，如果不是消灭，恐怖主义。同样，我们敦请采取国际行动来对付恐怖主义分子和他们的发起者。

国际经验中最令人沮丧的压迫现象是种族主义。种族主义这个字眼就使我们

想起了犹太人民长期历史中的黑暗和残酷的记忆。我们认为，种族隔离是种族歧视的制度，犹太教义和以色列国完全拒绝和谴责种族隔离。

1985年8月11日，以色列政府重申以色列无条件地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反对任何基于种族、宗教、肤色或其他理由的种族歧视。

以色列与一些非洲国家有外交关系，我们准备同那些与我们没有关系的国家建立关系。当然，这取决于他们。我们认为到现在为止，许多国家已经认清谁是非洲的真正朋友：那些唱高调的，而在关键时刻不愿意提供帮助的，或者那些只是在联合国需要他们投票的时候才记得非洲的国家不是朋友。相反，以色列是在非洲国家争取主权和建立国家以及在他们当前的困难的时期首先伸出援助之手的国家，我们准备增加我们的努力。

在裁军领域，中东的国家面临着三个主要挑战。它们包括削减常规军备，防止核武器扩散和消灭化学武器的使用。我国政府认为在所有的三个问题上一致的区域行动是具有最高的道德重要性。

关于常规军备的结集，以色列关切地注意到对我们地区好战的阿拉伯政府提供越来越多的武器。这些政权的防务并不需要这些武器，他们是为了储存它们来对付以色列。这只能破坏在中东实现和平的机会。

关于核武器问题，我们认为，在中东这样一个如此敏感的地区，阻止扩散最有效和最有信誉的办法就是，在约束所有有关国家的义务制度基础上，缔结一项自由和直接谈判达成的条约，建立非核武器区。以色列随时准备立即并不提先决条件地开始这种谈判。

虽然以色列意识到必须防止核武器扩散，我们同时也认识到，和平利用核能可以对世界福利作出大量贡献，我们还认识到所有国家从这种使用中获得的权利。我们支持那些保障用于和平目的和设施的地位和不可侵犯性的国际协议。

另外一个令人深感焦虑的问题是，在伊拉克和伊朗战争中不断使用化学武器，以及这种使用可能会造成很难扭转，甚至不可逆转的危险。1925年禁止使用这种战术的日内瓦议定书将以这种方式庆祝60周年，是可悲的。伊拉克完全忽视庄严的国际法律义务表明取得真正裁军是困难的。但是，我们不能失望；我们必须人类行为的这个重要方面继续努力。

苏联的犹太人处于日益恶化境地，这迫使我们再一次为保护他们的基本权利站出来说话。我们特别关心那些表示他们希望和以色列家人团聚的千百万苏联犹太人。然而，苏联当局公然违反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和许多苏联政府承担的其他国际义务，拒绝允许他们离境。

那些被拒绝离境的犹太人中许多人被迫作为被苏联社会所排斥的人，受到各种各样的官方扰乱和迫害，同时又有效地被剥夺了得到法律上补救的手段。越来越多的人在最近几个月中受到不断升级的逮捕、审讯和根据捏造的犯罪指控所判决的监禁徒刑的迫害。那些寻求传播希伯来语言知识的犹太人成为最近司法镇压的牺牲者中首当其冲者。这些犹太人根本没有违反苏联法律，也没有以任何形式参加反苏活动。在当局眼中，他们的真正“罪行”就是，他们坚持要求去以色列，并且尽管官方极力反对，他们还努力保存他们的犹太传统、文化和宗教。

所有这些暴行的背景是，官方控制的新闻工具发动了一场煽动反闪米特的残酷运动，这一般是以反犹太复国主义为掩盖的，这场运动是当局用以鼓励苏联对苏联犹太人采取怀疑、憎恨和蔑视态度的。

以色列寻求和所有国家，自然也包括苏联，享有良好关系。我们期望新的苏联领导表明他对苏联犹太人态度的变化。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积极的变化。因此，我们不得不继续大力揭露和坚决抗议这些公然违反寻求和家人在以色列团聚的我们兄弟的犹太人权利的行为。我们将继续这样做，直到每一个希望这样做的苏联犹太人都能够自由地行使这个基本权利。

还有叙利亚犹太人的问题。他们受到叙利亚当局的歧视，受到限制性政策的约束，不能自由选择在他们希望的地方生活。这公然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而叙利亚是一个签署国。那些希望到外国旅行的犹太人，必须把他们的家人留下作为活的人质，以保证这些旅行者的返回。

几百名年轻的犹太妇女仍然没有结婚，因为叙利亚的犹太男子人口越来越少。叙利亚政府野蛮地拒绝让这些妇女离境，以便能够与和她们有同样信仰的人结婚并建立家庭。

我们还关心留在埃塞俄比亚的小而古老的犹太社区，因为他们处境孤立，遭受痛苦，最近该国又出现了灾难。这些犹太人中有些人已经返回到他们的历史家园，并且被作为最终返回家园的长期失散的兄弟姐妹来对待。

以色列人民和政府对于埃塞俄比亚人民表示声援，他们由于最近的饥荒和其他困难遭受了许多痛苦。我们向埃塞俄比亚政府呼吁，尊重犹太社区的社会和宗教权利，使它继续保持它的传统和宗教，并且从人道主义出发，允许那些希望和他们的家人在以色列团聚的人这样做。

联合国成立40周年纪念也许是一个合适的场合，以坦率和富有建设性的自我批评精神来回顾并重新估价联合国的活动。

联合国不应该只庆祝它的过去，同时还应该计划它的未来。

有些人可能会对这样的事实感到失望，即在联合国多年来忙于发展中国家问题之后，我们仍然距离弥合世界上穷国和富国差距的目标甚远。贫穷、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仍是世界上许多地区生活条件的特点。

一个不可回避的结论是，进展过于经常地受到破坏，因为有一种以口号代替认真行动计划的倾向。解决世界紧迫经济和社会问题，需要从新的角度进行国际协作。饥荒的危险仍然缠扰发展中国家。国际社会极其需要采取紧急行动。非洲人民正在努力斗争，使他们自己摆脱贫困和饥饿，世界其他国家必须在这场斗争中给予他们帮助。

发展传统农业的关键问题令人痛心地被忽略了。以色列现在正在准备一项援助建议，建立更加有效能提供更好的营养的粮食分系统，这将把这种援助和水土发展计划联系起来。

以色列本身迅速的农业发展证明了乡村发展一体化的成就。以色列在合理利用土壤和水、销售组织、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工业体系、以及人口和发展项目一体化等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准备同其它发展中国家共同分享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技术。这种经验将有助于提高许多社会的生活水平。

以色列已经在联合国内外向国际组织提出了一项题为“过渡经济”的发展建议。以色列寻求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和生活质量，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所建议的方案旨在把一个全面的发展进程同非集中的计划和执行结合起来。

二十六年来，以色列参与国际发展努力，并且在农业、乡村发展和保健教育方面从100多个国家进行了合作并训练了5万多人。以色列在发展的过程遇到了目前非洲国家所面临的同样的问题，但是顺利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如果联合国优先考虑这些紧迫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就可能恢复自己的一些尊严和权威。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任务将要求我们进行空前的国际合作。

令人遗憾的是，联合国的历史并非十分鼓舞人心。上届大会议程上共有143个项目。大会通过了38项决议，其中有37项是消极的甚至是敌视以色列的决议。这些决议早就不再吸引人们的注意，也没有任何价值。但是，大会并不认为有必要来解决诸如两伊战争和阿富汗的危险点、或影响我们社会的许多其它社会经济问题。

我们应该抛开困扰我们世界的政治分歧，团结起来努力为在激烈的政治辩论中经常被忽视的普通的男女老少们寻求解决的办法。我们应该本着古老先知的精神一起工作，他们为这个世界带来了人类博爱的概念，这一概念已经成为人类伟大理想的基础。

在目前这个具有空前机会的时代里，以色列呼吁各国政府、国际机构和非政府间组织迎接科学和技术的挑战。我们应该分享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果实，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充满道义和繁荣的未来，为所有的人实现正义和尊严。联合国也应该真正的成为“争取一个更美好世界的联合国”。

下午1点25分散会